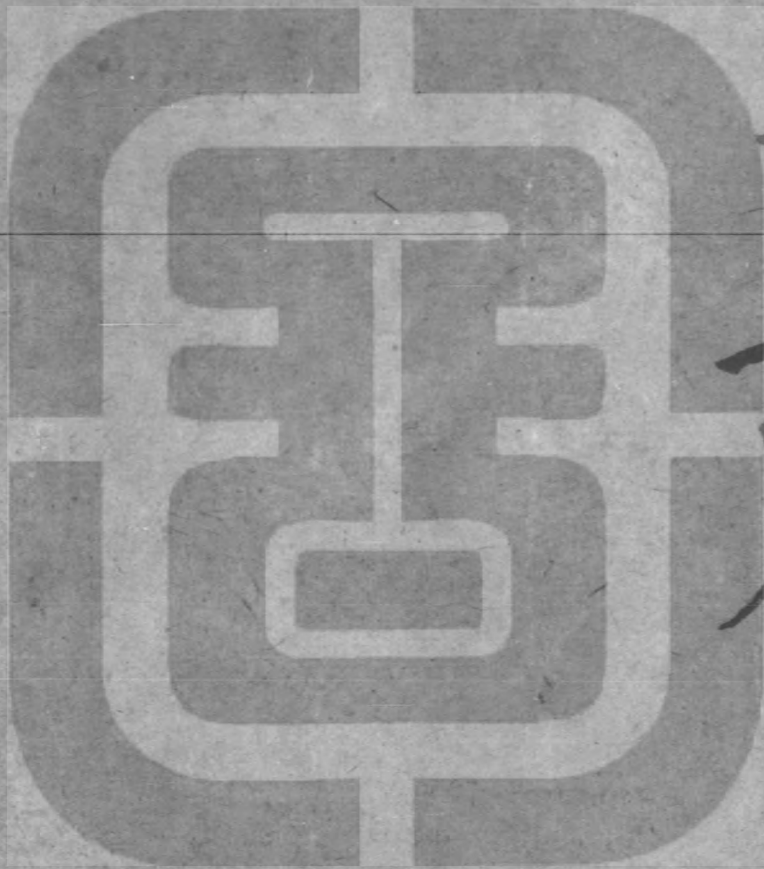


孫退谷手訂本



元吳淵穎文集 上

吳淵頴集



吳淵穎先生文集第一冊

辛丑冬退谷

註

論改元上

論改元下

秦誓論上

秦誓論下

孔子不貶季札論

論倭

二十四氣論

春秋傳授講序

春秋世變圖序

春秋舉傳論

序 春秋胡傳補說序

周正如傳考序

孟子

弟子列傳序

古職方錄序

後序

范氏蓮篋

卜法序

陰符經注序

素海遺錄序

唐律刪

要序

吳氏戰國策正誤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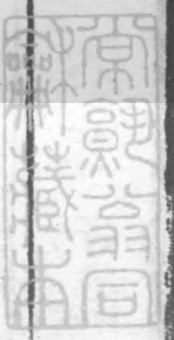
石陵倪氏雜著序

宋鏡歌騎吹曲序



論改元上

吳淵穎



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斯民之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常辭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為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為重春秋之初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重在改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僂數而明詔於人哉抑魯以周公之裔且借改之也苟或借改必宜誅絕於夫子

之筆削又反從而書之獨非撥亂反正之道乎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為是說者特出於戰國秦漢之間周之既衰秦與列國爭稱王其初即位時猶以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史官故少異之明其稱王始之故曰某王改元是豈班班然播告於其國者哉徒以書之載籍而已耳何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三十年矣十四年乃稱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後惠王

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殆為史官者自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弗得又大惑為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改元其北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為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恒曰為國君者即位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羣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廟則可臨羣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即嗣君之始若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內民人之心

繫之久矣將為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便為嗣君之始年姑待其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以書之如太甲祇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訓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然則何以變一為元杜預曰人君即位故其體元而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為亦不合於春秋矣

論改元下

為春秋者曰惟王者然後改元東周之遷王政不行諸侯亦皆改元迨而宋魯遠而晉楚下及邾莒滕薛雜小國莫不皆然魯或以是而改曆晉或以是而改正朔秦或以是而創閏月此又似是而實非者也太史公三代本紀有三代世表徵尚書尚書無年故年不可載乃以世紀之十二諸侯世家有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共和以下徵春秋左氏內外傳秦始皇以上徵戰國策皆有年故既以世紀之又以年實之

然或已失其世系失其年代失其名爵矣且先王之世有小史外史以掌邦國四方之志諸侯無私史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至東周而後有是故十二諸侯之年始可謂譜然不可得譜者亦多矣燕至惠侯而始有君秦至穆公而始有名楚至若敖而始有年滕薛鄆維文武之衰大封小不足齒他大國當西周之盛亦徒紀之以世而已近者詳遠者畧也非必曰以周之衰而諸侯各自改元惟春秋之義此尚得為大一統乎蓋古之王者無改元惟用舊歲季冬

頒來歲十二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東周既不頒曆故魯亦作私曆猶私史也若諸侯固自有日御矣秦以僻陋之國邊在我夷於是始有史官始創閏月則猶魯曆也然三王之正不同而獨夏數得天商周革命且改正朔以示不相沿襲巡狩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為故周官有正月有正歲正月夏正正歲周正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汲冢竹書雖用夏正以紀晉事抑何嘗有改元之說哉若曰東周諸侯皆改元則此晉事上起殤

叔彊叔晉穆侯少子成師也別封曲沃是時文侯昭
侯猶在彊叔比晉一夫夫耳無緣改元特武公卒併
宗國不數文侯直推彊叔以繼穆侯徒志其始封與
卒年也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侯年
表類於每國書某王元年某侯元年立天下大定奉
漢法度行漢年號固也又况孝武新建元而輒自改
元可乎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許慎註云淮南王
安始封之年也特為史官者故著每國之名爵年代
世系故一以是書之非改元也考之於漢者如此則
可見東周諸侯之必不然矣

秦誓論上

秦穆公因杞子之謀以伐鄭鄭人知之既還而晉人
又敗之于殽內愧蹇叔外為諸侯所笑嗟惜發言
自誓且以答其聽言之失而已欲戰之心固自若也
修而車賦傲而師徒逞其憤怒求以報復非不欲詢
老成棄新進也言猶未已而兵遽出於晉郊然則夫
子何以獨列之書乎將不取其悔過乎曰夫人誰無
過過而能悔然後能改改過君子之心也以君子之
心行王者之事將已亂非生亂將寡怨非積怨穆公

有一於此乎今徒信其區區自誓之言不察其無道
用兵之罪雖說春秋者亦不敢少責於秦反以深責
於晉是不知秦猶晉也且曰晉人三敗秦師秦之見
報人之常情也未至如晉之甚晉人又輒報之則過
矣故春秋常情稱晉襄王事稱秦穆文之四年穆公
雖見伐而不報然後可以實其悔過之言是又非也
夫以秦之所謂悔過云者吾知其心矣必也追念既
往之敗引咎歸己作為言語以自解於國人使國人
不徒忘其死傷暴骨之戚且又作其迅奮欲戰之憤

封殺地之死骨啓隴西之霸圖蓋已盡在於自誓之
之一日是則因敗為勝轉禍為福而鬪士自倍者也
若夫文之四年穆公非不欲報伐也兵出累年民勞
國敝又復有事西戎闢國十二固小愒耳未始一飯
不在晉也六年之夏穆公卒矣不然晉不先動而秦
輒加兵非結怨亂之甚者乎雖以康靈栢景繼體之
君出事已隔世讎猶未釋自倍三十三年穀之戰迄
宣十五年輔氏之戰凡幾戰矣三四十年之間和好
未嘗協兵釁未嘗解不顧義理之是非而專以干戈

為報復夷狄之道也春秋且以是而狄之矣穆公為有以基之者也烏在其能悔過乎雖然自其言而論君子不以人廢言此夫子所以獨列之書也自其事而考二帝三王以來世變至此極矣是未可以王事待之者也齊宣王伐燕而敗慚見孟子而陳賈乃教之以文過由是較之則穆公之所以為賢者豈不遠笑

秦誓論下

方周之東遷平王之命蓋與成康太平之世無以異於是哀痛惻惻之心亡矣周道不幾於衰乎雖然聖人猶有望於魯魯周公之曾秉禮之國也魯不足望則天下之勢不併於秦而不止是故帝王之末簡而秦魯之誓書附之予嘗論其不然當春秋之時秦幾霸矣殆無與於王室之盛衰自穀之戰大敗於晉兵戈日尋無有寧歲東諸侯不復與盟會又且南合於楚晉楚爭衡秦何有為晉人曰齊秦楚狄方強今三

強服矣敵楚而已楚人曰捨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
秦不晉楚若也且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
惠王之取巴蜀地形便兵力壯蠶食六國併吞二周
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此其去吾聖人之卒也
亦久矣雖吾聖人之弟子張以百世可知必曰其所
因者在乎禮其所損益者在乎制度文為小過不及
之間耳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烏知周之必併
於秦哉聖人不作諸子雜說並起左丘明國語載史
伯之言亦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

昭顯天地以生柔嘉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
姜伯夷之後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祀於神以佐堯
伯益能儀於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
周衰將起矣又曰武王之子不在應韓必在於晉且
使鄭桓公勿逼焉而別寄帑於魏檜然亦何以異嚮
所云哉夫西周之末王政舛錯史伯知其必亂則當
矣齊固大國也雖晉文侯帥師以救周難猶次國耳
楚亦蠻夷蕞爾子男之邑秦仲方入仕于周尚未得
岐豐地未列於諸侯豈特與諸姬代乎也哉必周之

東遷齊始霸晉亦相繼而霸秦則桀鷲於西楚則暴
橫於南而鄭也適居四方之會交南北之衝彼四國
者恒困之矣丘明將與魯悼公同時且推其所見而
言皆傳會無誠實猶戰國之世見秦之強遂謂聖人
叙書之際書之際已覩其勢之若此而特以感傷之
微意寓焉非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然則書何以列
費誓秦誓曰伯禽初封適有淮夷之寇以修內備以
扞外侮井井然各有條法蓋聖人善之者也非常有聖
於魯也若夫秦誓則吾前論及之亦詩之取魯頌商

頌也如是而已矣

孔子不貶季札論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於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例而書耳說者曰春秋責賢者備吳子使札春秋不稱其公子是貶也然則曷為貶札曠者也本其辭國以生亂故聖人特託其來聘而貶之也是不然夫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季則札也父知其賢兄弟亦知其賢嘗欲立以為嗣矣又且約以次傳而致國矣然終不肯有其國

豈不曰立嫡者以長傳國者以賢苟不顧人道之大
倫以成其父兄之志誠不若守匹夫之介節而得其
退耕于野之安也何則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
不可奸將已亂也非生亂也今則諸樊兄弟已死夷
昧之于僚乃立吾將奉嗣君之命而歷聘乎上國豈
料魚劍之變驟起於肘腋之間哉聖人固不得以是
而豫貶之也闔廬之謀王僚之弑且知季札必不受
成國於賊手僅以先君傳授之次第藉口於國人雖
常人之情猶得之矣况聖人乎說者則曰太伯奔吳

而不迨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而受命亦不以
配天之業讓伯邑考也是又不然夫太伯之去因古
公之欲立其弟季歷嗣位非不辭也端季治吳而不
迨豈可殞周家已成之業哉若伯邑考則且御於
商見殺於文王之世矣使太伯迨則季歷不肯承伯
之任伯邑考在則武王亦不肯任天下之責太伯之
德雖在於讓季歷之賢武王之聖非皆出於不讓也
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及則法之始變也陽甲盤庚之
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說

者則曰非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無及季杞之賢者父兄眷眷為故立札公心也是又不然夫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彼此交致其讓而各盡其心以故聖人賢之然季札又何以知其為公心哉諸樊兄弟欲承父死之志使其國蓋不於吾魯隱桓之際觀之乎惠公欲以桓為嫡禮之所不得為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祇以自禍而已壽夢其惠公也諸樊兄弟其隱公也吾見其邪尚何公心之足

云哉且謂季札生亂於辭國殊不知使其國亂益甚矣說者則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而特書矣是又不然夫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弔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生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於齊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肸之卒

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為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於吳之來聘不主於季札之讓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禮未同於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聖人一以是書之至若楚之自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而後漸同於中國後日楚子之使遠罷君以爵大夫以名氏楚始盛矣聖人果賢之乎否也今則春秋書之曰札而不稱公子者吳之始通猶未至於楚之始

盛故也又况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為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所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為善札賢而名所以成尊於上楚椒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乎是善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不

暇論也今又反因二傳之說強附他義且貶為非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論倭

臣愚不佞揆今之世提封萬里東西止日所出入南北皆底于海邊徼無烽燧之警士卒無矢鏃之費外夷重譯鄉風効順梯山航海莫不來獻方物漢唐之盛所未有也然以倭奴海東蕞爾之區獨遠朝化三十餘年奉使無禮恃險弄兵當翦其鯨鯢以為誅首可也而迄今未即誅意者其有說乎臣切即前事觀之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基而止旁又有夷洲紆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

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且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歛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雖至弱猶敢拒中國之兵况今之恃險且十此者乎鄉自慶元航海而來艤艘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鋸鋒淬鏑天下無利鐵出其重貨公然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燔城郭抄掠居民海

道之兵猝無以進追至大洋且戰且卻戕風鼓濤洶湧前後失於指顧相去不啻數十百里遂無柰何喪士氣虧國體莫大於此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國掠其人不可以強兵徒以中國之大而使見侮於小夷則四方何所觀仰哉唐太宗擒頡利而靺鞨來朝太宗曰靺鞨遠來突厥既服也今倭奴不及於突厥遠甚若其內屬如靺鞨者又多臣恐其有効尤於後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國去高麗耽羅不遠今成高麗耽羅者當不下數百萬戊慶元海道者當亦不下數百萬

比歲水教以作士卒之氣大艦數百漚海上下然迄
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絕大海險故之以間徃征之三
軍之士感激嗚咽誓不再見父母妻子颶風連晝夜
大魚跋扈驚觸篙施勁弩不暇發嚙舌相視不幸而
有覆艦之虞衣衿結聯溺死枕藉幸而一存拔刀斫
舷手指可掬雖親戚不相救援生死尚未能保何暇
較勝負哉昔者隋人統五十二萬人伐高麗高麗終
拒守不下所恃者鴨綠一小江耳今倭奴之強固不
如高麗而大海之險甚於鴨綠水者奚啻幾十倍其

人率多輕悍其兵又多銛利性習於水若鳧鴈然又
能以攻擊多事而吾海道之兵環甲而重戍無日不
東面望洋而嘆使其恃強不服雖盡得而勦之權朽
拉腐也而彼乃肆然未嘗一懼非恃險也何敢若是
吳嘗浮海伐夷洲矣獲其人三千而兵不助強隋嘗
浮海伐留仇矣拔其城數十而國不加益何也人非
同我嗜故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能有也為今
之計果出兵以擊小小之倭奴猶無益也古之聖王
務修其德不敢勤兵於遠當其不服則有告命之詞

而已今又徃徃遣使臣奉朝旨飛船浮海以與外夷
互市是有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於魏文帝謂辛
毗曰昨張掖獻徑寸大珠今欲求之曷若辛毗對曰
聖王惟德之務四夷畢獻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貴也
今不若罷我互市從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
知効順之實計莫便於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
不以利徼之雖不煩兵猶服也何以知其然也漢建
安中鮮卑軻比能稍寇遼東三郡其後來朝則詰之
曰我雖夷狄亦人也禽獸猶知擇美水草以居况我

人乎哉前者守臣數徼我以利使吾不得畜牧吾故
叛去今反其法吾故耒又况倭奴之人稍知文字豈
及不及軻比能耶而獨不知効順者乎臣所以日夜扼
腕切齒為朝廷惜也臣年長矣每思傳介子班超之
所為慨然嘆息使天子不自奮於絕域未免為田里之
匹夫功或不成於漢朝至老死亦無聞於後世臣自揆
不能如二子之智而欲有二子之功罪不容於死幸而
朝廷假臣一命奉其告辭得徃喻之亦一奇也議者
又曰鄉魯數遣使猶不得要領近自對馬絕景等

島渡大海徑趨太宰府高麗耽羅沮撓百出留使
臣不使遽見中夜守護排垣破戶喧呶器號兵燧交
舉後雖僅得其使介來廷終至渝平而不服意者一泛
使之遣未足以服之乎自臣觀之今則高麗耽羅已服所
未服者倭奴而已然亦不勝其懼矣故今遣使不可與
鄉遣使並論也臣又謂其王曰海東之地曾不能當中
國一大州其兵衆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國之盛
不即加誅於海東者天子之德不忍煩兵於遠非有愛
於海東也鄉者王之衆航海而未驚我海道之兵且

戰且郤王之輜重喪失者太半而我曾不損一毫三
軍之士忿然含怒甚唯寐忘之當慶元海道者莫不
被甲堅蹠勁弩帶利劔飛艦蔽海而東超足距躍輕
風濤萬里之險決死生以問罪於王兼之高麗耽羅
之衆其識海道習水性與王國同是王教面受敵也
然迄今未即加兵者意王猶有人心故以禮義服之
又不忍煩兵以苦王以故遣使臣來今朝廷攻王之土地
非如伐夜郎略朝鮮可以置城守也雖得之越海弗能
有也寶珠金帛積如丘山不恃外夷之貢獻也殊方

異物來獻于庭又不假王之重貨也罷我之互市
從王之貿易是吾土地之所產王反得而用之也然
王之名物不譯於吾人也又邊隙一開市易且有禁
非王之利也旦夕大兵且來王必悔之王若聽使臣是
得効順之美名而免受敵之實患也此臣喻之之說
也

二十四氣論

吳淵穎

或問曆二十四氣之論予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
莫不有理存焉俗有相承誤讀者穀雨如雨我公田
之雨蓋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今讀爲上聲非矣
芒種二字見周禮種之隴反芒當音亡謂種之有芒
者麥也今讀芒爲忙種去聲非矣處暑如既處之處
處止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也今讀作法聲非矣每
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爲節寅之末
則爲中一年四立即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四時中

氣九十日之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
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二義不至
已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
至亥陰極故曰至子陽於此生亦曰至夏至巳陽極
故曰至午陰於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
以上半平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曆志
驚蟄在正月中注今作雨水蓋自秋分水始涸立冬
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今曰雨水者先是
爲露爲霜雪皆水氣凝結以至於寒之極春則水氣

流行而又爲暑之始也况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
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
卦氣正月爲泰天氣下降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
天上當爲驚蟄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
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
故曰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爲雷也清明者萬物齊
乎巽巽爲風也巽曰潔齊故曰巽風曰清明明有
潔齊之義律曆亦明潔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
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

注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穀
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遲半月然風土有不
同人力有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
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
三十分而成一晝故爲冬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夫
四月乾之初謂之滿者始初羸豕躄躄坤初履霜墜
冰羸喻其小躄躄喻其滿霜喻其小墜水喻其滿易
言於一陰既生之後曆言於一陰方萌之初慮之深
防之豫也小雪後有大雪此但有小滿無大滿意可

知矣若二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獨指穀麥
言者處暑農乃登穀此曰穀雨農家方種穀冀今年
之秋也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於春得木之氣成
於秋金克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
之氣成於夏火克金也木氣柔故穀穎垂金氣剛故
麥穎昂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
民何以續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此也六月節小
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爲夏至後暑已盛不當又
謂之小殊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

相推而歲成焉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
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
寒之終而曰小暑大暑者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辭爾
陰陽冲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驟至於大也由小而
馴至於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爲大然則未至於極
則猶爲小也大小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
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即如豳風首七月
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於此乎處也觀處暑
二字便自有豳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

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
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爲霜
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於露中於霜終於雪
霜之前爲露露由白而後寒霜之後爲雪雪由小而
至大皆有漸至小寒大寒亦猶豳風一之日感發二
之日栗烈感發風寒故十一月之餘爲小寒栗烈氣
寒故十二月之終爲大寒豳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
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爾合而言之上半年主
生曰雨曰雷曰風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霜

曰雪皆成之氣下半年言天時不言農言農莫急春
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
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漸化為暑矣然曰小暑大暑
其化也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
暑盡化為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也亦有漸焉易
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觀二十四氣可
見矣大學以格物致知為第一義此亦格物之一端
然不特此也調元氣化玉燭者知之恭贊變理豈無
小補邪

春秋傳授譜序

吳淵穎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為三家之傳又析而為數十百
家之學學曰駁傳曰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
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
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
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迥相授受彼此若予罔然自
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者
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眾家蓋累數十萬言
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

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虔自是
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
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
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
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
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
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求立博士故傳之尚
少而東漢爲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
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詁曉曉謹咋靡然趨

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欲
抱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而
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也四
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
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此理同也自其此心理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
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
聞者多矣顯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曾著九

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
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是
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世變圖序

吳淵穎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卞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
天下爲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有究當世盛衰離
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
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夫之世教愈速此非通
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然也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
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且曰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昧焉

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
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
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恒之弑君孔子請討之
左氏記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
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
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
夫以理言魯烏齊弱又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
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弑逆之大惡因是足

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
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此處人倫之
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繼之齊之罪
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之
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
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
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
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于一定惟理則無有
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

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
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末遠王室猶欲自
用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託
之耳至其末平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夫專政
是戰國之前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
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
之間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
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爲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
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
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文宣成之春
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
哉然則予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
子意也孔子意也

春秋舉傳論序

吳淵頴

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掇剔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咸斷之於聖心高弟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高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

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
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况春秋之文教萬獨以口相
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乎齊南伏生治尚書上使
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
齊人齊語多艱澁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
書非齊人也李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
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
多微辭哉荀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况定哀
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棄之

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
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篡弑
奪攘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
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三年孔子卒矣論語
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
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序
春秋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
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它
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

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爲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讎將天下之理不協于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何以調人爲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子又嗣爲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爲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春秋胡傳補說序

春秋之學自近世本

河南

程氏

曾有春秋傳序而傳未完

武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後而私泝艾之故今胡傳多與程說相爲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秋本程氏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襄昭以降遺漏甚衆又况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於王業偏安父讎未報則猶或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正傳間者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於學者曩余嘗論春秋之大凡欲以發

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序其說於正傳
所論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爾自魯史而為春秋
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為聖人命德討罪
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
爵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臯陶
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
周公之舊典禮經曾不復赫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
公侯五等之國亦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
吾聖人蓋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無其位於是獨持其

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天下之邪正也吾賞為而賞
非私與邪也吾罰為而罰非私怒此其陽舒陰慘舉
直錯枉之間先後有倫衆體有要是謂經制持循準
的不容少紊人情之輕重不同世故之治亂亦異是
謂權義存移前却必得其宜要之堯舜文武之治未
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述憲章之道者至
矣實聖人時中之法也夫然故春秋聖人之法書世
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揆而宅心忠
恕然後可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說坦夷雖然學者徒

以其一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未易以及此也
或曰春秋新王聖人因之粉飾太平而多褒至治之
世曾無好暴之俗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衰世
聖人且以為舉國不可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
微小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
遲廢弛無法而益亂操之而愈亟者煩苛刻戾得不
至於秦人恃法而寢濫乎嗚呼二或之論誠非所以
識吾聖人時中體道之大權者矣又將何以窮經而
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說經春秋乃廢詆不用世

之學者徃徃多自為說至於意有穿鑿巧為傳會分
裂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說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
說之外不知其復有一說也蓋惟程氏為能通乎制
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
已胡傳本乎程氏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
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為今也正傳乃從而
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真樣法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
昭然甚明後王之令紛然雜出宏綱大指既無其統
微辭碎義蓋浩乎多若參商矛盾之不相合者吾益

懼為卒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季氏使陽膚為士
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自是而求之此
其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周正如傳考序

予每觀左氏春秋王周正月釋者曰言周以別夏殷
也及尋公羊穀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讖緯孔子初無
明說後之儒者頗用黃帝以來七曆求春秋時曆卒
不盡合杜征南長曆反謂經必有誤經未嘗有誤也
是豈夏正周正之果異哉蓋曰王者受命受之於天
不受之於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
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然也董仲舒曰道之大原
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本一揆也何獨至

於湯武而遽革之哉世之說者嘗謂當周之世春秋
必用周正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即
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然而前徵乎商則元祀為
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秦則元年為冬十月而時
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也而聖人易之以
證其行夏之言程之所謂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
也自程子之意則曰夏正寅春也周正子非春也是
改正者必改月也故曰假天時而已自今說者之說
則改正者又不改月不獨假天時也雖王月亦假矣

當又自異於程子也至其所自為說且謂夏數得天
百王所同商周革命特示不相沿襲廵守承享兵農
田獵猶自夏為果是則聖人又何必以是為顏淵告
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周之正月非春
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秦誓一月召誥二
月上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然而
秦漢之際每年之首必以冬書十月之上顏師古漢
書注且以為孝武時改太初曆後乃追正前代正月
為冬十月者抑難信矣至若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

之於詩禮且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
正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關於丑人生於寅三
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為正則皆可以為春矣豈不以
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為春也可矣魏景初
時楊偉造新曆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十二月為孟
春次年三月為孟夏本鄭說也然則奉若天道敬授
民時又不常有一月二月之參差哉今之說書者蔡
氏父子亦謂如孔鄭之說則四時改易尤為無藝三
代之改正月者必不改月商周之革命者特不過用

其子丑之月以為歲首耳周官正歲周正建子歲首
也正月夏正建寅月數也春秋之正雖用周正而月
數不改每年之首截前兩月以屬之上年之尾誠若
是則隱公之元年魯史必書之曰冬拾有一月而聖
人自削之也蔡氏父子以之言書則或可從以之言
春秋則猶未可從也或者又謂三代之世三正之通
于民俗尚矣魯用周正吾於春秋魯史見之曲沃用
夏正吾於汲冢竹書見之是故左氏雜採諸國之史
以為傳或用夏正或用周正互有不同昭公之三十

三年十月晉人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定公之元年
正月又曰會于狄泉是重出也魯太史辨火出之候
亦曰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又一證
也雖然王者之大政必叶時月而正日是豈容以一
代之間而三正之並用者哉世之說者或曰易有之
帝出乎震自伏羲神農之世蓋興建矣次而數之堯
建子舜建丑夏建寅而其誓且載其怠棄三正之文
者本此也然自顓頊以來始以民事命官而歲月自
當以人為紀先王為是推筮迎日治曆明時民之析

因夷隩鳥獸之孽單軌毳無一不得其居之宜與其
氣之順者堯舜禹三聖輒因之而不敢變也意者秦
漢之際鄒衍張蒼五德相生相勝之緒論歟或又曰
天地人三統子丑寅三正古無有聖人所不道三代
之改正特改人君即位之初年為元而已雖然此謂
改元非改正也而改元者又非春秋之重事也將是
數說吾亦孰信而孰從之哉番陽董生始出夏時考
正二卷云此巴川陽恪先生作也恪之先君從涪陵
曼淵而淵又授業于朱子蓋嘗舉朱子之書曰三王

之正不同周用天正豳風之詩又皆以人為紀是則
改正者改歲首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專論春秋下
卷雜論他經及傳一切附著已說最為明了考正之
作寔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集註詩集傳自用周
正周月臨江張洽朱門高第春秋集注且謂周正建
子即以為春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
方尊周而一天下不可遽改之也朱子之意豈果考
正之意哉予蓋歸而質之黃君景昌君則曰左氏魯
人也使其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左氏信
矣若夫豳風之詩周公所作是固追述公劉居豳之
事當夏世用夏正者也未可以說春秋乃作周正如
傳考二卷以辨考正之不然今兩書具在予故并識
異說者以復於董生焉何如

孟子弟子列傳序

吳淵穎

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稷淳于髡慎到荀
卿墨翟尸佼長盧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
教子者不同道奈何同傳將以孟子真諸戰國辨士
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述唐虞三代之
德二則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也乎當
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
君猶欲好儒自飾吳起戰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
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以聘孟子然

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儒
墨並稱百家雜說渾淆之矣豈太史公徂見而溺聞
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
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卒尊之也至
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故以明聖人多能聖人
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
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
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
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古列女傳且言孟

子將去齊毋老擁楹而嘆有憂色毋乃引詩易詔之
似與堯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又不能
弘深今猶略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
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
公不能具知况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
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魯
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壘瞽儒嗾嗾
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謾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
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

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
有馭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
子庸子庸傳江東馭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
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
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
孔子常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
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
之學實出於子弓之前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
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久所
謂溝壑贅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
稱稱大儒猶同阿異戶者如此又况鄒衍奭淳于髡
墨翟以下諸子遠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
卿既死孺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
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第子萬章公孫
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古職方錄序

卿予嘗治春秋左氏傳及太史公書稍觀黃帝以來
王者都邑及春秋諸國交爭時分地山川城邑較之
禹貢已多乖謬不可徵自孔子作春秋魯君子左丘
明為之傳丘明魯人也尤識周魯典故莊僖以前特
言齊鄭襄昭之後特舉晉楚餘大國頗及宋衛陳蔡
若燕秦又以絕遠無赴告甚略太史公采世本戰國
策作三代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其云舜稷契皋陶伯
夷相翳之裔詳矣禹益夔龍則曰其後不知所封又

曰滕薛騶小不足齒周武王時候邑尚千餘江黃胡
沈之屬不可勝計故弗采著然則周制害已諸侯悉
去其籍雖曰頒爵與祿孟子猶不能詳况他人乎方
堯遭洪水使禹平治州分為九及舜攝位冀分為三
青分為二至禹而後合堯之舊班固云黃帝方制萬
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然以禹貢九州計之
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僅得黃帝之半說者且疑九州
之外黃帝亦嘗畫野分州舜之十有二州亦猶此也
然周禮自王畿而次之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方而

計者則為萬里漢地理志亦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
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紀山
川大抵與禹貢不異何其里數若是之懸絕哉或曰
尚書據虛空寫路方直而取之漢志乃因著地人跡
屈曲而量之或曰禹之聲教所及地盡四海其疆理
所治制止五服荒服之外則又有區畫者存非若
漢且盡其地之所及者而疆理之也何以言之王
制四海之內截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
也故周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群辟亦又曰六

年五服一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衛之初封人民氏族土田分器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宋仲幾嘗言滕薛邾為宋役而薛寧竟不從焉况附庸者朝從於衛夕入於鄭西通於秦南屈於楚蓋有之矣嘗世曷嘗以此為疆界之瓜雜者哉然又有一說為夫冀禹之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為土中曾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

縣百七十里已為男服蓋曾順流極便而鄭則成臯虎牢之險夫豈五服之制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適於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於衡山而虞舜狩若謂周之斥大土疆又皆不出於蒼梧碣石之外不然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僅千八百國毋乃夏后之盛猶愈於成周之盛乎將此萬國者特舉成數而言非實至萬也然鄉所言黃帝方制萬里而得百里之國萬區者夫苟一國而方百里矣至於萬區則不止方制萬里以謂方制萬里則萬

區之國每國以開方之法計是亦不過每國四里而已何有百里哉且國猶邑也鄭取十邑河南即號檜等小國楚敗四邑郊郢即隨絞等小國方里而井井四為邑故小曰邑大曰都萬區猶萬邑也舉不及百里之數者凡以一邑四里也齊魯之初封也孟子亦稱儉於百里儉者不足也不足於百里也戰國時乃方百里者五必曰當在所損以復於先王之舊若明堂位言魯七百里出於成王之特賜是徒漢儒習見戰國之魯非成周之魯也漢儒所以言此者由周禮

公地方五百里之說誤之也然周之西都僅四百里東得洛陽六百里乃合千里三公公爵也采地將不方五百里乎苟方五百里則天子亦無地以自容魯一侯爵耳藉令成王未賜亦當得四百里以一州千里計僅封侯國二而有餘三而不足將以何地而給千八百國之君乎是豈魯之侯爵百里而止非七百里也周禮又討論於漢儒之手故以其封國之誤者攙入之遂變而為斥大土疆廣為封建之說殊不知禹服猶周服也黃帝之萬國舜之十有二州亦猶周

服也若謂盡其地之所及而疆畫之者恐不可以論
周止可以論漢漢之盛時東置玄菟樂浪北度陰山
西盡西域南窮交廣僞耳且有非古九州之域者故
予每謂封國當從王制 百里之國不加多也州
域當從禹貢五服之地不加廣也如是而已耳昔者
晉陳壽嘗撰古國志五十篇世遠書無可徵於是本
禹貢采周職方用叙前古帝王公侯名氏都邑之不
同者餘及四夷種類亦繁夥矣合之以秦漢以來郡
縣且志其成敗興滅之端知者詳之否則或闕使後

之博古君子覽觀焉

後序

自古者帝王公侯都邑名氏興滅之故紛乎夥矣予少時嘗疏其一二曰古職方錄且序之然猶有可疑者蓋孔子之序書也自唐虞始荀卿曰五帝以前無傳人其文野及孔安國書序又言古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徵楚左史倚相吾誰信哉信聖人而已矣夏后氏承唐虞之盛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殷湯草命存者三千武王克殷大封同姓餘蓋一千八百是果何以驗其然耶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紂夏武王

資八百諸侯以伐殷何不思之甚也湯始征自葛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及有事於桀雖亳衆尚憚於
征役且諭之以弔伐之不得已又况其他又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猶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武王豈得因六州
之衆以往脅於君哉及大會盟津陳牧野率用西人
不曰西土有衆必曰我西土君子下及庸蜀八小國
耳他無見也要之是說又因王制周禮之異妄言之
耳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禮大
司徒公侯之田則以一男當之推而極於五百里之

廣及總天子寰內與八州所建之國無地可容鄭康
成云自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增加諸國之地
故禮與王制不合王制又殷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
商之質合伯子男為一公侯伯三等而已至周乃更
立五等然禹貢所設男爵小邦已在侯服之內寔有
出於殷人之先者春秋亦未嘗不書五等之爵也孔
穎達云馬融依周禮包咸依王制各有所據難以質
其是非雖然王制豈殷制哉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
左氏傳曰列國一同或攤筭或紐筭自實其所載九

州千八百國之數比之王制地又加倍者說禮家紙
上文耳近世說者知禮與王制不可合言自夏商以
來分土無過三等班爵則必立五等至周而封疆少
異而實不異公五百里其所食者二百五十里侯四
百里其所食者百三十里有畸佰三百里其所食者
一百里子二百里其所食者五十里男一百里其所
食者二十五里日其所食者求合王制獨侯爵之百
里子爵之五十里公則羸而男則不足者半又謂終
周之世爵徃徃設而不封公爵一宋是已男爵二許

宿是已虞魏則三公之公也驪戎男則夷狄之長也
雖然陳舜之後杞禹之後周之初封當與宋並爵為
公東樓公猶班班然見於史陳之為侯杞之為伯後
世之自降也任宿須句顓臾風姓濟水上小國微乎
微者也與盟于宋來計於魯亦得託於春秋餘豈無
類宿者爵之以男乎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雖虞豨
以外諸侯入仕王朝既曰公矣未有不受公爵者驪
戎固夷狄也推其地必在西周畿內豈自夏而變夷
者耶且姬姓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

大曰子無稱男者然又曰職方之制邦國千里封公則四封男則伯特建國之率也予於是始有悟為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亦總數也意若曰州方千里建國若干九州之內則以之建若干國也不然天子之寰內公卿大夫與王之子弟咸食采其中所餘之地亦幾何哉春秋之初王政廢壞侯度放紛非西周比也公侯列國猶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求其大者纔十一十二附庸小邑夷狄雜種悉充其數齊負東海楚據方城之南晉碓其北而秦又崛起於西獨

未至流沙之極大抵自詭曰霸朝聘盟會侵伐之所及者比之千八百國之數十八分之一也何大相遠絕如此耶然則九州所建未必實有千八百國或封或未封封則實有是國未封則虛是國以待可封之人如宣王之封申伯封則曰申國未封則猶曰謝邑或即以其虛國為諸國之加地如宋鄭之間有六邑不屬諸侯則自掌於天子之吏是故公爵自百里而加至五百里男爵自五十里而加至百里非盡然也特以是而為建國之率不得過也鄭康成不察於此

乃謂周實有千八百國每國實有五百里至一百之
地非斥大九州之界則亦不能容是若干國也此其
失也蓋惟子朱子嘗謂孟子班爵祿之言已與周禮
王制不合而王制又自與周禮不合近世說者乃曰
馬融之本周禮者自其軍賦而言之也包咸之依王
制者自其田賦而言之也制田制軍縱橫準筭必使
周禮王制之不合者而必合於一也然以孟子當報
王之際周禮已不復存王制之作本出於漢之博士而
周官又出於劉歆雖朱子亦固不能無疑矣闕之可也

予故特附其臆說於是錄之後併以俟夫知者而就
正焉

范氏筮筮卜法序

吳淵穎

筮筮卜法者本楚越間小術也自楚屈原始稱有筮
筮之卜越相范蠡頗有其書然今特類後世術者所
託要之亦必古有此法矣當卜時自其所向得草木
枝初不計多寡左右手一縱一橫揲之以三而數用
其扞然後一時之吉凶從違休咎福禍立可見者達
賢君子或棄之而不道或時有可采是豈所謂楚人
鬼而越人穢者乎蓋昔越相范蠡曾與大夫種事濮
上計然計然世所號文子者也而蠡種實為楚人而

往仕越悉通天地陰陽之紀察日月星宿之會明鬼神幽顯之理達龜筮鈐決之奧治國臨政謀敵用武莫不如其所願故越以霸強何蠱種之能有以盡乎其術也不嘗考之大抵本出於太一六壬玄女遁甲風鳥雲氣之道越王勾踐秦吳吳將赦越蠱占則曰王聞喜時日加戌時加卯功曹為騰蛇青龍在騰先是謂時尅其日用天助之事不利而有傷已而子胥諫不果赦及越王勾踐歸國越既沼吳而蠱去種占則曰王勿追蠱蠱去時陰畫六陽畫三後入天一前

翳神光是謂玄武天空無有止者言則死視則狂已而蠱去勿復追吳越春秋具載其事而史記特推蠱種之術乃出於訖然自越王勾踐之還臨明堂悉練時日又類後世五行堪輿叢辰等家脫有不合則指為事犯五門初未審所謂五門者果何術也吳越春秋蓋輯於東漢趙曄或時漢季頗以天文讖緯九宮八卦占候之書為內學而曄自以其說勦入之歟不然史記之言陰陽多忌諱而太詳者蠱種毋乃酷似之歟是故世之學為天目計神孤單閉杜奄迫闕

格制客主別勝負之術者每託於龜而行之筮筮之卜特其細也然則陽至而陰陰至而陽陽節剛強而力疾陰節安徐而重固又且游觀乎天地四時羸縮進退以為常是豈但古之善用兵者為然哉雖一恒人之故卜其動作云為亦不過此而已夫然故微而思慮之所形著而言行之所發至以天地之靈變鬼神之幽蹟而吉凶悔吝之來若有應為誠有不吝揜其偽者雖微端龜正策旋式布棊人心之皎然常足以先知而預定矣又况達賢君子出入起居浩乎與

天同運發號施令宵平與神俱化然且不能不假是以示諸人也筮筮之細時有可采豈謂其果足以盡平天入之道者哉雖然越王句踐之陰謀譎術苟他無所徵纖毫瑣末類出於陰陽時日之占而後用事吾猶恐其未必致霸必也五穀蓄金銀實府庫滿兵甲利然後用事以是定王心之疑動越民之所欲報讎而威敵者則庶幾為是故今一恒人之所卜雖以民俗間小事亦无天地之氣應與人事相參乃可以見其成功不然則龜為枯骨著為朽幹猶不无泥况

筮算之細者哉予具錄之又足以通知古之多異術
矣

陰符經注序

吳淵穎

予聞隴西李筌嘗得黃帝陰符經讀之數千徧竟不
能略通後遇驪山姥始章句解釋蓋甚怪矣自言神
農氏衰蚩尤暴橫黃帝三年百戰而未及有功天命
玄女教以兵機賜以九天六甲兵信之符皆出自天
機合乎神智者筌又別著太白陰經闡外春秋以輔
行其說強兵勝敵豈必務貫於此經而後能然耶廣
漢鄭山古曾語蜀黃承真蜀宮大火甲申乙酉則殺
人無數我授汝秘術庶幾少戢於殺伐幸汝詣朝堂

陳之陳而不受汝當死泄天祕也已而蜀王不聽而承真死孫光憲竊窺其書題曰黃帝陰符然與今經本寔不同不知此又何書也若乃筌務用兵而山古又欲務禁兵此果何耶夫老聃本道家之祖而其書多寓於術自其一心之靜天旋地轉陽嘑陰翕而世故之萬變者縱橫錯豎惘疑禁格悉出於其殼而莫能逃乎是也是故世之言兵者考諸道術流於讖記洞乎飛伏孤虛察夫龍虎鳥蛇此殆孫吳韓白韜略機謀之所尚者然非儒者之正論也新安朱安國當

光堯南渡之際每各當世用兵講武之失故注是經雖然天下之時勢日殊而兵難隄度苟取古人之糟粕而強謂我知兵是即趙括之不知變也自太祖始得天下太宗即懲五代藩鎮跋扈之亂急於偃武而修文降及數世播紳逢掖之士寔耻言兵兵日弱矣遂至故都淪喪三鎮隳沒君臣將相跳犇潰散夷夏盜賊蟠踞糾結卒使王業偏安於山海崎嶇之間不復自振此誠有可憾者然而撫摩疲民收合遺燼猶足以守此三百餘年之命脈而不遽至於泯滅者豈

在兵耶是故承桑氏以文事而衰有扈氏以武功而
敗文武二途要皆可以亡國蹈家而天下時勢之所
在不以兵強而存不以兵寡而亡者抑可睹矣凡吾
儒者之言兵本以仁義言兵而深不欲以孫吳韓白
韜畧機權而言兵孟子請罷秦楚之兵則曰去利而
懷仁義荀卿論兵於趙孝成王前則亦曰魏氏之技
擊秦人之武力桓文之節制咸不敵湯武之仁義是
義仁義云者實當世用兵講武之本也雖使黃帝玄
女誠有所謂陰符則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術
千變萬化出入有要之亦不能有外乎此者又况
李筌鄭山古道家狡獪之流耶惜乎安國儒者自有
正論何獨用是而後為言兵者耶

桑海遺錄序

頃予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
齊子善論文丞相宋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
谷購募義徒耕甿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
尹玉實為驍將大衣冠指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
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
月餘僅令守姑蘓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毗陵且有叛
志尹玉竟以絕太湖吊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
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弃聊攝援根本一日

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
兵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
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道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
又絕江道乃即日拜樞使又拜右揆補與權處且令
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迸收集
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正偽更作
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
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
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

國矣其書大略如此予後又獲見淮陰龍開所作文
宋瑞陸秀夫二傳蓋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
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
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
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僞臣以為治終不足以
盡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
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侯而遂至奔亡不守
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猶恃夫
江淮以為固久之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籬自撤其

蔽荆襄受圍鄂渚有驚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
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園中逐
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
二三百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
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
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
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
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
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
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
豪哥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
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

唐律刑要序

吳淵頴

予嘗讀唐律每患其繁曠難省故頗刪其要且務觀
乎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又從而序論之曰
夫古者先王之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
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
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經
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
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
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

王忠厚哀憫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為秦焚
滅先代之典籍坑僇儒生猜鷙強暴嚴戾刻深而詔
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
也蓋當秦之時孔子沒而異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
妄售其所自為術是非矛盾紛緘相勝然秦方遺仁
恩尚首功而儒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
治若夫隋氏之初江左齊梁貴淫靡代北周齊習蕃
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
俗吏米鹽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幾故隋且惡其連

篇風雲滿篋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
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孟子蓋曰言非
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弃秦則
不知儒而不用非自暴歟隋則不知真儒而不得用
非自弃歟是殆秦之任法雖暴於隋而隋之任律則
猶襲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夫以秦情惟吏之是
師法之是徇自謂其法律之密督責之峻可以肆其
鉗制束縛之術於朝廷之上故嘗以一人狙詐猜忌
之心而盡疑天下至於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而日有

不給及觀其所以為効秦則始皇東巡西狩而郡縣
之供調不闕不足稽則文帝黎陽洛口倉庾豐盈而
其後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誠可謂極其
盛者雖然關東之禍至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一切誣
為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欲聞曾不旋踵而二代之亡
若出一轍是何德化之不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
然哉然而漢以寬仁擴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故
一返乎秦隋之所為是故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
儒者為能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持簿書急期會務

吳氏戰國策正誤序

戰國策十有一卷凡言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之事古
有高誘註最為疏畧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拆章數
竄易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有噤口敝舌之虞雖然
古意寔已失矣要之古今之字義曾不一同南北之
方言或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窮鄉曲學而盡通之
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強其所不可通則反不
若誘之疏略也宗人正傳嗜古書嘗以國策之多誤
暇日則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所自著書前後

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攽錢藻姚宏等本參伍錯求
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缺訛而是正之
蓋頗貴乎誘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
之讀國策者又從字順不失其真戰國君臣縱橫游
說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蓋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
同教化行而風俗一士之有賢材學者修之於身
著於其國或以德舉或以言啟要皆可以考名覈實
而趨事赴功無或敢為榮惑變亂而情乎是非黑白
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天下極治之世每有慮焉

蓋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豈不以世之讒人傷
絕善人之事震駭衆人之聽邪僻自此為而進用矯
偽自此為而假託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將無所往而
不韙於道苟謂世為極治而慮不及此吾恐其漸為
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
且有以教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
威之夫然後士之有德有言者各稱其任而天下之
故趨事赴功者亦皆實有所稽而無慙矣自戰國以
來先王之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紛

騰馳驟於天下者曾無常有之善心而惟磨厲其舌肆為讒說莫之能恤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此固先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孱君弱將纖兒倭妾劫之以敗降殺戮之苦誘之以聲色狗馬之好情知非是巧為文飾勢欲離合強相頓陷卒使上世元德顯功之胄日就倫亡而後已嗚呼讒邪之說有可畏哉蓋昔孔子曾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之誅徒謂其言行之偽而不由於誠學順之非

而不由於是雖吾孟子亦甚惡夫處士之橫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道不可勝窮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復知有義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今斯斯然悉以為古之讒說可聖者也然今誘也注之虺也釋之吾正傳乃從而是正其誤又豈不以國策之言為不可廢歟雖然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治本諸人心播於簡冊克衍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達

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彼齊晉吳越等國為之有
變至於排難解紛或疆取霸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
是而後公孫衍張儀陳軫樛緩蘇秦策代厲之流
揣摩捭闔權謀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恍乎若鬼神
之不可端倪雖其讒邪之說罔知義理而偵倒錯繆
之一時口頰之移人固有非後世庸見謏聞者之所
可遽及嗚呼先聖王道德教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
此言之可為於邑矣然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惟楚
漢戰爭之世尚為近焉已不能盡及它則曾魏鼎足

而割據李唐參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
相傾議臣竊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紛紜之時者竟
未嘗有一言語之懽動一文辭之譎勝雖以當世史
臣極力摹擬而為之亦且羞澁畏懦衰耗促數無復
有昔時辨士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
然自為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以心術之
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發戰國其文而
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傳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學
者善讀焉而已矣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
皇帝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
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
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
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雜析之久王業
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
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閭閻穎茂而
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

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
後同父草書萬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
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囿至老纔得高第
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
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徙筠陽故雖有志
為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為之
沈吟痛惜而不能自己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
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輿地會元四十
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為圖

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
足是將顧出為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使為儒者陳
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為能知之先生亦
惟寄示同父而不違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
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
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為保障
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虢
之間遺民襁負義士壺窰尚不為無補於萬一者是
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蜎之

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然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漠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鉄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羲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句股

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嘗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喟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蒿而欲以為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藉口結舌而無

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赴
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籍令先
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
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
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
臯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為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
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堯兒
牧豎悲歌蹴鞠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况其所
著之書即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

于此不校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款也悲
夫

樂錄 騎吹曲序

武夷謝翺臯羽故廬陵文公客也於是本其造基立
極親征遣將東討西伐作為鏡歌騎吹等曲又句炫
煌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間斯亦足以盡
孤臣孽子之心已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十二篇
魏晉又更造新曲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別事
大樂氏失職唐柳宗元嶠嶇龍城山谷之間亦擬魏
晉未及肄樂府今翺又擬夫宗元者也鏡歌自日出
至上之回凡十二篇騎吹曲自親征至邨吏謁故三

凡十篇云

吳淵穎先生文集

關子明易傳後序

夏小正注後序

古詩錄

後序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樂府類編後序

秦符經後序 王氏範圍後序 天隱子注後序

胡氏文抄後序 釋迦方域志後序

春秋釋例後題 春秋纂例後題 春秋折衷後題

春秋權衡後題 春秋通旨後題 春秋繁露後題

封建論後題 大樂玄機後題

論唐太宗帝範 讀孔子集語 讀戰國策



讀韓非子

公孫龍子

書張良傳

書歐陽急

就章後



關子明易傳後序

予始讀文中子中說頗載關朗子明事後得天水趙
彙所注關子易傳十有一篇大槩易上下繫之義疏
耳首述其出處本末次分卜百年數別為一篇似皆
出之王氏或曰王氏中說本於阮逸關氏易傳肇於
戴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觀其傳統言消息盈虛文
象策數之類獨與張彛相問答彛嘗薦之魏孝文而
王氏之贊易世傳關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後成
書歟夫易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

一卒使其學鑿焉而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於
空虚守象數者或流於讖緯此豈聖人之意哉蓋天
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特因其自然之理故推而
為七八九六之數非苟畫焉將以著其未畫之妙而
已後之儒者苟造其理而過為其畫之求太玄準易
者也洞極則又擬玄者也玄之數起於三而洞極之
數亦起於三生以配天育以配地資以配人猶易所
謂三極之道也故凡三體九變三九二十有七始於
萌而實訖于幾正且通焉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

說所載殆未嘗及此然而王氏每尊其學之所自且
欲自當達者以為聖人復出王道復行而洙泗禮樂
之教復明於斯世毋乃徒託於此而侈言之歟至於
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
以示將來闡氏之學蓋深於易者也雖然昔者子張
嘗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
因其禮之大節而或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
必過其所卜之數夏以金玉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
以木王得數之成聖人不敢知也為其說者尊周漢

廢介鄴且以明真主正統之所歸後世識緯之流耳
楚靈欲併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詁天孫皓亦命
尚廣卜為且曰庚子之歲青蓋入洛彼二君者曾不
悟其已之不修而徒欲惟天之決也故天命吉凶命
歷年必以其類應亦可見其槩耳元魏以下爭奪擾
攘乃若灼然親睹其事無有少差忒者張彘之殺亂
端見矣曾不告之以辟禍者何也其教也耶銓削選
格排沮武人不可謂之教也果其理有以召之故耶
雖然法自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今天者也闡氏
每拳拳於汲人相與之際今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
為而為者終至於廢人事而不之講嗚呼闡氏之學
殆孤矣吾故故削其不合者而著其合者且書此以
質夫人焉

夏小正注後序

吳淵穎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松卿頴就大戴禮校
讎刊注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
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
夏小正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
通行之道首曰行夏之時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
善也此豈果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
常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
常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典世宜守之而

不敢有逸故也後世儒者若柳宗元輩乃欲舉時訓
月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
施者無常起若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
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暫廢則天下多
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
常爲主而氣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暑焉而土
山焦燥寒焉而川澤凝沍天下肖翹蠕根爰浮生
之物無不薰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
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爲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

其氣以行之不敢少逆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
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之
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焉於其間萬一
有逆乎此而天道遽爲之變一言之發與其休協一
事之動與其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
譏其泥者此猶響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
夏禹周公之典不幾於遽逸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
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時
不及時者豈有他哉春養孤子秋食耆老每事不敢

有違其時者是謂經制盛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眚之日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術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變廢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

何嘗多滯事哉為此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為流通泃然而神明內居宵然而氣化外變是故冬而震雷夏而造水宜若或違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火陰氣一斂則築室藏水觀其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為無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

食禁其嗜欲適其志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
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燠秦年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
公之典或流於舒縱遲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
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
王政相參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與時
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時之正不謂
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古詩考錄後序

予嘗從黃子學詩黃子集漢魏以來古詩凡數十百
篇詩之作尚矣蓋古今之言詩者異焉古之言詩主
於聲今之言詩主於辭辭者聲之寫也昔者孔子自
衛反魯乃與魯大師言樂樂既正矣而後雅頌各得
其所史遷則曰古詩三百餘篇聖人特取其三百而
被之弦歌所謂洋洋盈耳者不獨主於聲也或因其
斷章取義而故以導其言語之所發或本其直指全
體而務以約其性情之無邪是又不以其辭哉制氏

世世在大樂官蓋頗識其鐘鼓之鏗鏘而不能言其
義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調猶得為漢雅樂之所肄
且混於趙燕楚代之謳者無幾自其辭言古今義理
之極致一也自其聲言則樂師臆勝之任未必能勝
夫齊魯韓毛四家之訓詁者也雖然古之安樂怨怒
哀思之音蓋將因其辭之所寓者而盡見之故當時
之聞韶者則從容和緩觀武者則蕨揚蹈厲是獨非
以其聲辭之俱備然哉自漢魏以來誠不可以望古
三百篇至於上下千有餘載作者間出如以其聲則

沈休文之樂志王僧虔之技錄自能辨之苟以其辭
則今無越乎黃子之所集者吾猶恐古之言詩不專
主於聲而今之言詩亦不專主於辭也何則古之言
詩本無定聲亦無定韻聲取其諧韻取其協平固未
始嘗為平仄固未始嘗為仄清固未始不叶為濁濁
固未始不叶為清自近世王元長沈休文之徒始著
四聲定八病無復古人深意新安吳棫材老乃用是
而補音補韻先儒亦嘗取是而叶詩叶離騷蓋古今
之字文不同南北之語言或異而音韻隨之是雖不

待於叶而自能叶為者也故當觀其辭然則古之言
詩者辭而言樂者則聲也采詩之官不置樂府之署
不設吾無以聲為也若夫今之言詩既曰古近二體
古體吾不敢知而近體乃謂之為律者何也又安得
不求夫聲辭之俱備而後為至哉考乎古者考此足
矣試以是而復之黃子序于未編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凡天下之物必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始
於一有一而後有二一者奇二者耦而後有陰陽老
少之變七八九六之策策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
位此聖人所以觀變而立卦考象數而建十筮者也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自其大衍之五
十者總之則又合於太極之一是皆天地自然之運
豈又待乎人力之強為者哉何則一定者理也雖其
體甚實所該無形未始有定者事也雖其跡本虛因

應乃有理在是數亦不外乎是欲求其極則天地之
開闢人物之消盡且可以數莖之著參兩而盡決之
者吾聖人固未肯輕為之說也是何世之喋喋者然
哉自秦戒六經易以下筮故存漢雋林傳孔子六傳
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魏郡太守京房則又受學外
黃焦延壽不與何同漢初河内女子始獻易說卦盖
與老子同藏於風雨屋墻之間京房之說互相出入
故世之稽吉凶刺休咎者微為是果吾聖人之遺意
哉它則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為世對待以世

而為其主之相者為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所位而
陰陽之所肆者為飛聲乎所配而陰陽終不脫其本
者為伏起乎世應周乎内外終終始始而後動文互
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人自以為能探河洛圖
書之曠自以為能發周孔爻象之蘊餘則或入於
淫瞽方技之流與易大相遠矣先正盖有見焉必以
名理論易而或不以象數論易雖然是又可得而盡
廢者哉括蒼陳生嘗出大衍易數一卷間為予占考
其法則曰聖人之立卦者八故天下之物苟囿於數

者亦不過八吾則本其所值之數輒以八乘除之或以身之所處定其坐作動靜之殊或以字之所畫測其向背俯仰之異八而已矣自八而六十有四自六十有四而四千九十有六用此道也嗚呼生之於易勤矣要之特京房之法耳生則又曰是固本之希夷氏者也豈彼生者希夷氏之遺裔歟先天四圖吾聖人之學也生盍歸而務求其要歟一中造化心上經綸盡在是矣

樂府類編後序

初太原郭茂倩次古今樂府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紛亂靡雜摹擬盜襲層見間出厥人視聽今故就茂倩所次辨其時代且選其所可學者使各成家又從而論之曰古之言樂者必本於詩詩者樂之辭而播於聲者太史采之太師肄之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詩殆難言矣乎自秦變古詩樂失官至漢而始欲修之燕代荆楚稍協律呂街衢巷陌交相唱和當世學者司馬相如之徒徒以

西蜀雕蟲篆刻之辭而欲立漢家一代之樂府傳及
魏晉流風寢盛而其所謂樂者亦止於是嗚呼今之
去漢則又遠矣故今或觀樂府之詩者一切指為古
辭雖其浮淫鄙倍不敢芟夷殘訛缺漏不能附益顧
獨何哉誠以古辭重也魏晉以降蓋惟唐人頗以詩
自名家而樂府至雜用古今體當其初年江左齊梁
宮闈粉黛之尚存及其中世代北蕃夷風沙戰伐之
或作是則古之所謂亂世之怨怒亡國之哀思者而
唐人之辭為盡有之故求其如漢魏之古辭者少矣

雖然漢承百王之敝治不及古唐之於漢則又不及於
漢者遠甚是故秦訛列地國忠秉政妖淫蠱惑養成
禍亂而天下之俗日趨於弊蕃戎構難隴右陷攻侵
陵侮辱蹙我場疆而天下之勢卒以歲處於邊環甲
執兵無有休息唐之盛時雖若未見其喪敗亂亡之
戚及其既衰而遂不能救然則唐世之治固有以致
之而唐人之辭亦於是乎有以兆之者矣嗚呼世道
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豈不
然哉然而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委巷苟觀其詩者

則又必因其言辭之所指聲音之所發而悉悟其
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予聞唐有宋沈者開元
宰相璟之曾孫每太常樂工奏伎即能揣其樂聲
之休咎遇有工善篳篥者且曰彼將神遊墟墓伎
雖善至尊不宜近已而果然衆工大驚夫以春秋
之世鄭之七子嘗賦古詩而趙孟欲以觀其志之
所向然今宋沈乃能以其善樂之故察人死生貴
賤不遺毫髮何其神哉嗚呼詩本所以為樂也詩
殆難言矣乎今之學者深沉之思不講而講為麤
踈鹵莽之語中和之節不諧而益為寂寥簡短之音此
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不惟趙孟知之是皆見諸
於宋沈者也予故論之使後之讀是編而欲學是詩者
可不慎哉

秦階六符經後序

吳淵穎

秦階六符經者本黃帝有熊氏世不傳當漢建元之間東方朔始陳其說欲以觀天表之變定上心之侈者應劭仲達又疏其文頗類井石諸人所爲託之者也蓋古昔聖人之論陰陽五行者尚矣幽贊乎神道發揮乎天理是豈無其故乎特未嘗膠於多忌之學欲肆其一定之說也苟曰乾坤開闢莫非一造化亭毒之妙某言必有某徵某事必有某應喜樂好惡出於人之情饑饉華泄雹興於天之治天人兩間似皆有

以潛回其機密運其軸而無難者是亦管窺蠡測而已矣自劉向言皇極之建不建京房又推易卦直日用事董仲舒眚孟之徒又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之驗或身遽以死或國墮以滅迄不少救然而天文月令識緯術教百家雜起不曰龜龍河洛洞幽靈之府必曰鈴決冥奧覈禍福之源蠡談而涌辯啓穴而鑿牖祇足以長姦僞而甚不足以祛邪惑者大率漢世世主以是論政儒生以是論學何其泥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庸詎有

若是云云者乎當東方朔陳是說時上始爲微行行暴肆侈越制亡度舉蓋屋鄴杜陸海之饒廣上林苑東征西伐軍旅教起黎民失業父子相食斯其爲人病也酷矣天人一理也吾知修吾事以畏天可也日蝕地震冬雷夏霜蒙氣還風旱乾水溢天之爲也人何與焉天豈若世之小丈夫天然哉恣然喜愾然怒人而欲應之以吉凶妖孽之決也一日之頃雖千技百變而爲之亦不足矣要之天爲天人爲人孰相瀆也至其所以兼統而一貫之者昭昭冥冥理無變氣

有變也然上初即位天表已多變關東大饑風赤如
血齊楚二十九山同日崩考之人事則猶未有可感
者變何自作哉將人子未嘗有過父母乃先作色以
待其有過固不可也使朝廷多欲之心一室文景富
庶之政未改是且委之天運之適然者歟抑亦君德
之勝爲足以銷天變之迭至者歟不然未可知也而
今乃欲以庸學讓聞者盡之則非矣揚子雲曰通天地
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嗚呼伎而止者此非黃帝書也非
石諸人所爲託之者也雖然觀是者又可無畏乎哉

王氏籠園要訣後序

吳淵頴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
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畧
唐僧一行彙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處
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
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詒曹
士薦世孫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
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爲經日月五星皆
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內

與之爲端尚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
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数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
躔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
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市
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天之所覆
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斗女二宿之下數此十二
國星又與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者斗女二宿當
十二次則爲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爲齊吳濱
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

有定屬也然雖北極居天之中常在入北北斗實爲
帝居運乎中央亦處入北蓋嘗北至幽州碣石之野
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灤水北斗已南迤而
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直
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槩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
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
道曆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
或贏或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
雜犯乎河漢內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多少

測之哉他則紫氣以祥慧字以妖羅睺計都以蝕神
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秋之書星字或入北斗
或在大辰本是妖星爲異老子之出函谷紫氣臨關
亦是氣祲雜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謂蝕神首尾僅
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斯經都
利益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聿
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曹士
薦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爲術固異於其石之舊矣
夫以天地陰陽之合散而度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

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譬
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槁倏而凝聚忽而漸盡亦其宜
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
亦末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
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
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
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爲是法者亦且有得於
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吳淵穎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七其姓族邑里或曰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無他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造誣怪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致橋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歟東漢以來世之儒者方以天文方卦候為內學而為

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則啗於鬼道左慈啓之葛玄
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
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天下多故故自
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而王遠之再傳而潘師正
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
盡之矣予觀天隱子冲澹而閒曠虛靚而寡故黃老
之遺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
豈或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修道養壽雖太史公
猶不盡信又况後世之迂誣恠譎者可无得而悉徵

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
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
人達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濔同
入於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不死者豈或
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
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怪而
不言故曰述而不作箴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
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
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

同時老子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
為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
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豷常則商滅之
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
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
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老彭
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
彭祖者竟何為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
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
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
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嗚呼天
隱子遠矣吾將東往海上廣桑而問為庶幾果有所
遇而必得之者耶

石塘先生胡氏文抄後序

鄉予嘗見永康先生胡公錢唐寓舍每嘆古今道術之異及今覽其所論著則尤得其父兄淵源師友講習是非取舍之或不同者蓋自近世周邵二程始推聖賢理數之學以淑諸人然而學者秘之則謂其學之所出者遠有端緒不言師承而今說者乃稱濂溪之所授受寔本於壽嵯佛者之徒先生至為論辨以著明之曾不容喙是殆當世士君子之所深感者也夫以周理學之盛而邵之數學且不能能以並傳於

是朱子乃以東都文獻之餘一傳於閩之延平而又
兼講於楚之嶽麓誠可謂集濂洛諸儒之大成矣當
是時也二陸復自奮於撫之金溪欲踵孟子魯不以
循序漸進為階梯而特以一起頓悟為究竟今則至
謂朱為支離陸為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
理自明然後為學自謂為陸實即禪也故曰世之學
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乎異端外學
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堯舜以來七聖相授洙泗以
降四子所傳道而悉謂之禪耶惜乎予年甚少僅得
一再見焉而不得親扣其詳也雖然春秋戰國之世
聖人不作處士橫議天下之雜治方術者不為不多
是故老與易並稱儒與墨並譽世之學者或欲援儒
而入於彼推彼而附於傳卒無益也然亦用是而曰
雜矣疏及後世秦謂方士偽漢謂治黃老者偽晉生
弼遂用老氏之說以注易唐韓愈至謂孔墨之道同
道不同則不足以為孔墨然而佛者徒以西方之條
或暴入中國言語之不達被服之不合趨向之不正
而今乃欲一混而大同之不幾於蕩然而無辨矣哉

必也天下人心之義理無古今無彼我無華夷無內外雖欲一混而大同之亦可也此其道術之所在苟或不契於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召夫後世之曉辨謹昨者不能遽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為已任又著明之予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夫自江左始平上即遣使重選南士之賢者士之一時幸脫兵燹擾攘城郭墟莽之後當天下定懷才抱藝不肯一出而少試為是亦終於潔身亂倫而已矣先生蓋自宋季為渝酒人因渝酒人因得陪四川大幕府末議號

稱南中八士及宋內附或以先生姓名薦遂召見意謂先生且大用復出而教授廣陵凡歷數任僅爾沒沒於州縣之下僚不至甚顯然觀其所至教士也必曰嚴恭寅畏其教民也必曰孝弟忠信此其道術之正仕處之合文章之懿政事之著誠有大勝於今人而且不後於古人是豈苟然之故而遂已者哉當予初見先生時先生嘗語予面膚黑而多黥唇齟掀而不閉黥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匪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爾家甕之盛

酒者乎夜甕或不覆則酒旦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
氣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乎攝生養氣之道者
及予自燕南還予又與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
唐高驥生建安虞光祖及金黠傳斯正五六人者再
見先生先生則且指語予曰世之觀人者自失出處
進退用舍得喪之際有定論矣尔等得無頗有怨尤
者乎傳之曾祖父本學於陸亦喜談陸者自近年科
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龍故尋
行槿墨益見其為學術之契意者其幸發金黠之故
積而少濯其心耶曾不數年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
端坐嗒然而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
其墜葉而且繼之以涕泣不能自己嗚呼臨長川而
後嘆逝者尚可得耶尚可得耶

釋迦方域志後序

吳淵穎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
佛經行乞食營建塔廟處與其風土物產甚悉文又
足以發之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始從學佛者游頗究
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烏孫大月氏本在燉煌所
連間匈奴冒頓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其
居地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自疏勒以西休屠
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今釋種也塞釋聲
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

大月氏西徙大夏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休屠
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
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卍竹杖蜀布身毒
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
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率為西南夷所閉不得通李
奇曰身毒一名天篤即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
之捐毒也捐毒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
西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
南度稱里數至於百千故以誇漢使為遠實一國也

漢西域傳止載捐毒而張騫傳乃引身毒要之烏孫
所治赤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而近
漢擊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佛氏遺像
休屠王漢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身毒及東漢
又稱天竺摩騰王法蘭之徒始持白氎之像及所譯
四十二章到洛楚王英乃首盛齋戒之祀范曄曰佛
道神化興自身毒二漢方志莫有稱者然則身毒本
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仍冒舊國之號
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待辨

而可知者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號為大國東天竺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君蜀賓隋唐之間別曰漕或曰矩吒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域志殊不詳始本塞種獨稱中印度印度天竺之梵言猶指毒也至謂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夫貫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怪矣哉

春秋釋例後題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遠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秦始郡國圖長曆本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為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為左氏忠臣者南北公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

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
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
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
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
貴之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
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
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
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
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
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
孰愈也今釋例具在有劉賈序賈太和中對贖良策
譏切人主斥罵宦者文極激學一本春秋與漢董生
天人三策相為上下賈亦自擬董生且曰昔董仲舒
為漢武帝言之未盡者今臣復為陛下言之壯哉賈
乎至為此序獨不類唐文之衰至此極矣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深敬之太常設侑新注公羊退之故為之序幸得掛名經端以蘄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間見一二亦未甚為學者輕重惟子厚答元饒州書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會先生病子厚出邵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冲也與子厚同郡且云先

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知聖人之旨兼用三帝三王
法至先生大脩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指等書苞羅
旁魄輾轉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啖趙陸氏
之學徃予北游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纂例十卷
是金泰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
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指二卷而集注又闕自唐世學
者說經一本孔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或不用正義
六經各有新注爭為一己自見之論而欲求勝於先
儒已成之說宋子京傳唐書猶不滿於啖助者豈啖
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啖趙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
者自肆於藩籬閭域之外四傳耳剽而不難於議經者
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是或未之思也夫

春秋折衷後題

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誥不敢少變繼而舊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日勝後傳注古傳而世出者為公羊氏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獨自名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審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為左氏忠臣哉休固陳蕃客也

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三四卷穀梁
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獨反之學者
多篤信康成今猶見審所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三
氏釋疴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說後出
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毋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云
何也藉今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
至正之道一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禁之也說日
以說外日以外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徵諸傳不以
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幸
今三家之說尚未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
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斷獄予謂非徒法可以斷
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
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讀春
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乎學者之知
經也哉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
猶未脫藁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從諸國赴
告故又博採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據閔因叙謂聖
人悉徵百二十國寶書傳者從之將當時諸國所赴
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即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
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檣杞魯有春秋秦世家文
公以後始有史以紀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

志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豕常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又豈悉有書可徵乎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現書周室且歷聘七十國又云與魯君子左丘明觀史記自隱公訖于獲麟要之春秋固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應故取而修之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現周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宋衛陳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至河而弗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

子西靳不可又輒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書乎墨子戰國人妄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杞乃以辟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唯古之官名得之邾子它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但因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衛交齊桓肇伯而魯事齊晉文繼伯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伯統將絕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

此數國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
不得而筆削之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嗚呼
閔園之說是亦無徵而弗信者矣

春秋通旨後題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
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
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
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
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讎
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生和寤忘東京宮闕
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
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

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
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
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
取之欲規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
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
隨事而变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
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歌向之
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
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

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故北且斲死會夜月出即逃
乃亟被鞅躍馬號積尸閭見其解鞅晚履仰天呼泣蓋
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
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
遂為當代偽宗仁甫為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
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
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
召見曰我故取宋卿可導之手對曰宋父母國也未
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

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學矣

春秋繁露後題

昔予自京師還過樂陵問董仲舒所居處無有云遺廟在河壩廢者三十年或云在平有別廟廟有元祐間碑未知在平何以得祠也時會新御史上章議楊雄不當列祀孔子廟廷林宗起者閩人顧謂予是未能刺舉當世乃剽竊先儒緒餘欲絀死楊雄耶然漢儒獨仲舒未列從祀不宜後雄竟未有言者仲舒所著書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多說春秋事得失公羊之義疏也今具存又總名繁露而章第或標玉杯

竹林且雜取所對制策語是豈對策時徵諸所著之
書歟或後人附會之歟傳稱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
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今猶載湯問郊祀一事若失
求而止兩推陰陽所以錯行者類淫巫瞽史所為非
純儒之道矣蓋春秋一經書雩書大水鼓用
牲于社于門是皆實事非欲使後之說者因是以推
災異之變而且流於術數之學也漢之諸儒乃相承
言之豈或求諸聖人之過歟京房之於易劉向之於
洪範五行亦猶此也吁仲舒有以發之矣然而推明
孔氏羅紕百家使學者有所統一卓然漢承秦滅學
之後歷千載不可泯滅又何待乎從祀與否耶

評柳胡封建論

吳淵穎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為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宗元說非是予蓋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於無窮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之敗商丘之徙斟尋斟灌依之禹祀之不絕者如綫昆吾之強自衛遷許又勦勦然自號

於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衰諸侯削弱世室擅權魯有三桓晉有六卿鄭有七穆孫寤在衛崔高在齊滔滔者天下皆是鷄澤一會渠梁一盟君如贅旒於上而大夫自相歃血於下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蓋通論天下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說肆行申韓以

法術商李以耕戰蘓張犀首以合從連衡各以其能分適諸侯之國始皇雖大索逐客卒就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客之功也此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於士及天下既一始皇自以為前世莫能及遂舉封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故盡屏天下之兵而不用又且貪鷙七厥科誦日發民不堪命陳勝吳廣攘臂一呼執農器以為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立十八王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

而卒歸於庶人於乎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
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
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
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
商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
自絕於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
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
於犇潰動搖者豈無其故哉蓋周都豐鎬而文王之
德化南被於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冀青兗

三州昔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
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莒之
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而
唐又以之封唐叔介在北邊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
焉而不敢越成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
既滅康叔以之國於衛微子以之國於宋雖曰治之
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
封建勿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
死無一肯堅守者漢興鑑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餘

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
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縮又故人也使當匈奴卒
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
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荆以王賈楚以王交代
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
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
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于三邊固不可與成周並論
矣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
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

非耶於乎自予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秦
而勢為已極自予後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
漢而勢有不同嘗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
故行封建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於
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國下
之則分田畫野以居民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
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
為郡縣也尚可得哉

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鄉予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失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蔡汴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秦觀乞增宮縣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隸其鐘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

樂和魯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
於濁樂工冶卒且深厭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
其樂之協時加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
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
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點卒為造大
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
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聖主之禀賦上與天地陰陽
為一體聲則為律自則為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
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

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為度量權衡樂
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
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說
先鑄帝籥八島復造金石鐘簋雕幾刻鏤蓋極後世
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
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
鼎水又溢出律高則聲過衰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
變而境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
於和規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

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
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
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
惟采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
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
僅襲夷虜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
世謂為華夷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
因龜茲人白蘓祇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
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太石等國

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瞻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
為大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
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胡部樂俗部
立樂工肆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為五技立技不精然
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
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能究夫樂律之元而
僅拳拳於黍尺指尺之同異及乎大晟樂府之立吾
殆未知其尚有胡俗之雜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夫以
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繁碎而聲急今大晟之樂律

太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侯曾
製大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
龜茲白蘓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
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黎園法曲之遺此非胡
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也然吾就僕之
所學嘗謂樂工肄樂先須通達強記巧妙幹旋復窮
十載曉夜之思而務諳前人格範之正固不可以草
茅無識而輕議樂又况漢津蜀一點卒稍窺范景仁
司馬君實之議論而且得與夫黃帝夏禹配食於樂

成之廟尚可至今沿襲而不變耶於乎誠以世之通
音曉律者或少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尚胡俗伎樂
率多輕儇剽殺嗥呶縱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它則
倡優雜劇類且青紅塗抹子女雜擾導淫教媒不得
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
於薄倡優之伎禁止不行則風俗流蕩而不知所返
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諺有云宮中好高鑿城中高
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
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胡俗二部之不正者悉歸

於正而後止殆不可視是為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曆二事更相為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曆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鐘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援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論唐太宗帝範

吳淵穎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常手撰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楚夷始出以獻而舊有十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出世出常必立為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為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教傳則已自棄其先祖之訓滅國敗

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若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陵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

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待於此而不苦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脩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歛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之道不作而一切霸強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故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即位

魯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
國家紛紜變故不迭其魯不可以思慮而預防者卒
至於易姓改號殺僂宗姓而後已然猶幸其有所扶
持馮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
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
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釁間
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為治無乃文謨武
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者耶何則

太宗親定寓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
其即位北城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置
沿遼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內外之防及其晚年又
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足雖高宗之慈懦猶襲其
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
繼之君臣晏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
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盜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
故藩鎮盤錯奚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
震驚都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

曾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已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斂財復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於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猶得以扶持馮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羣夷適足以為當今屈已和親敗軍卻境之効不可救已夫然故唐

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敬法三代故行周禮遂絀封禪彘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唐武后長安三年突厥遣使謝許昏宴於宿羽臺太子預為宮尹崔神慶上疏以為今五品以

上所以佩龜者為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况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讀孔子集語

自孔子歿學者言人人殊當戰國之時遂有孟氏之學荀卿之學世子審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學蓋惟孟氏之學本於曾子子思而獨得其宗至於荀卿則知一返孟氏而復以人性之善者為惡豈不遠吾聖人之道哉然而周人世碩又謂人性有善有惡而恒在乎所養且作養書一篇審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寔出於吾聖人之門一倡群和而告子勝復持與孟軻為辯雖以漢世大儒董仲舒劉向楊雄徒能

反覆乎善與不善之間而終無以突吾聖人之實然者聖人之道則已久為天下裂矣孔子在時東郭子嘗問於子貢頗疑聖人之門為雜子貢則曰夫子之設科也以待天下之學者隲禁之間多曲木砥礪之旁多頑鈍是以雜也然則聖人之門有以德行進有以政事顯有以言語行有以文學著門弟子各以其性之所近學以所就而往教於其國聖人在時固不至如東郭子之論其雜也然而聖人歿而徵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吾於是而後知東郭子之論蓋出於

聖人既歿之後而深慮夫戰國諸子之自相矛盾也自相矛盾非聖人教之若是其雜也學者自雜之也嗚呼一曲而邪說百家而橫議曾不悟其厚誣聖人而欲求暢其一己之私納之於聖人之域鑿空而無所繫著傳會而徒為蔓衍聖人之道豈其若是聖人之遺言佚語則已參差四出而不可致詰是故名家苛矯而煩碎言聖人必先於正名法家深礪而慘刻言聖人可以殺而不殺漁父盜跖肆為譏訕圖卦緯過於妖譎將其心自取其文辭之淫妄義理之膚

淺吾不託之聖人則不足以信天下後世天下後世
又未必不以此而或疑聖人之門為雜也老聃言道
德世之清淨寡欲無為者多託之老聃蘧秦張儀言
縱橫世之游說熒蓋世主者多託之蘧秦張儀此其
偽亦何所不有宜學者反以是惑也然而聖人之言
託諸論語垂在六經是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
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也又豈戰國諸子所得而
易雜者哉雖然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觀其言且
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難鄭玄世之儒
者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慎之也況今永嘉薛據所
次孔子集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老儒雖
若聖人之遺言佚語賴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世學
者之滋惑也書以識之苟或謂吾如劉子玄之疑古
者吾知慎焉而已矣

讀戰國策

吳淵穎

春秋戰國之際齊先霸晉次之惟南方之楚最大與
二霸相出入秦則眇然一變於西戎終之吞二周併
六國顧凡昔之所謂疆者乃今西望而悉輸之秦豈
果地形之硬兵力之武而致然乎吾嘗求其故矣春
秋之時齊晉及楚旣疆地廣則主驕兵勝則民疲民
疲主驕自顧無能敵已者亦不能以敵人然後秦以
戎狄僻陋之國決起而驟勝之又况山東之主年未
踰弱冠材不逮中人一旦孽后貴弟位重權高織夫

細兕專兵握政欲以是當孝公商鞅則非秦之敵也
游談捭闔託秦名以自決盟約戰攻挾秦勢以為解
不然上無以僅存其國下無以私售其說曾不旋踵
皆以為秦築帝宮比郡縣之民未始有一寤者惟夫
山谷險惡羹藿飯豆之人言之也切慮之也詳且有
以深中齊楚三晉之病燕人者曰秦之欲并天下而
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
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
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

然則山東非能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韓人者
曰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王而不
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疆者長久萬世之善計事疆
不可則不如合弱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
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秦之兵至奈何
合弱又不能相救助如一此所以為山東昔也其言
云爾太史公乃遺而不錄世亦莫知其為誰之謀齊
楚三晉之人類曰我國大否則曰秦與我厚一國受
攻五國不救韓最近最先亡燕頗遠乃後亡齊楚三

晉之人不盥秦之所以亡山東者而競趨其所以亡
豈果地形之便兵力之武而致然乎或曰當周之初
本在岐梁沮漆之間商之中世特致西鄙荒僻之地
而不之有故太王王季文王自其百里之國而興焉
秦猶周也及武王克商天下歸周分紂之故都而立
三監太公望處齊周公旦處魯召公奭處燕武王又
自營洛邑居之而濟之以德秦則反是郡縣一置而
子弟為匹夫仁義不施而刑僇為常行是秦雖能得
周之所以興而獨不能得周之所以不亡山東既平

六國為一陳勝劉項之徒大呼而起函關百二之險
輦邯百萬之衆終不得首尾相救又何秦之強弱爾
殊也由是觀之山東散則秦勝山東合則秦滅死君
之胤亡將之家猶能使天下不為秦有况山東之完
國乎夫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秦獨有其一此正孟
子所謂緇敵楚者秦又戎也公羊春秋不云乎秦伯
卒而不名狄道也孝公商鞅未遇之初天下亦以夷
狄擯秦擯之是矣而又事之何哉秦交之不絕與國
之不恤縱橫游說之不禁非秦能亡之也自亡之也

是故曹操為國賊而吳蜀之不通宇文為鴟梟而陳
齊之相繫亦終於必亡而後已豈獨戰國乎哉

讀韓非子

予讀韓非子書蓋法家也至顯學篇乃言八儒三墨
皆足以蠹國而害政必欲盡去乎是而後能治墨不
足言也儒者之學通古今徹上下有國者無不賴之
而非獨不以為然是又荀卿子弟子也一何迂誣怪
謔若此耶豈以荀卿子之學猶習於戰國之俗而不
純於堯舜周孔之道或有以名之故耶昔者孔子嘗
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荀卿子則曰大
儒天子三公小儒諸侯大夫士猶嚮君子小人之辨

然又非也夫儒者本學士之稱也苟儒矣雖其居一國大夫之職而其為天下平治之器舉在我惟治有廣狹則其德之所及者有遠邇今也大儒之効必以歸之周公小儒之為害若子思孟軻且訛之或言王或言霸或言強國務使世主擇焉以為政則又時變其道以曲從之道可變乎是徒苟冒而竊情繆學而飾說既病乎人且厲已也仁義必堯舜征伐必湯武子思孟軻之道將不粲然明白為後王法乎柰何故法後王而反譏之也當周之衰也孔子自其先代廢

壞之餘修衣冠正禮樂明文章而以之教七十子也未始曰吾儒者也猶曰是有君子有小人所謂君子小人一義利之間耳又且大儒小儒云云者耶然以戰國之世去聖日遠而諸子之說紛起私意揣摩強辨相勝荀卿子號為儒者而未純於聖人及其弟子又自叛去矣然故人視儒者之學輕而非也亦陷於刑名法術之末且曰八儒三墨皆足以蠹國而害政至於紕儒生去經籍自以其刑名法術之學而施之於天下此其罪誠不在李斯後矣荀卿子豈或有以

石之故耶雖然先王之世先王之道無非儒也所以
為儒之名者未見於天下也粵無鑄魯無削秦無廬
胡無弓車非無也秦魯胡粵之人類能之而不有其
名也夫既儒者之名立而後百家異說歲聒日闐曉
曉然矣其昧者私溺於一偏之見浸淫蔓衍而不知
返其証者且謂吾道為無益必欲煨燼滅裂以盡之
而自快其所欲為於是周公孔子之法耗矣故秦人
之言曰詩書不如律令仁義不如刑罰詩書仁義蕩
然無餘卒至於危急敗亡而魯不少寤也嗚呼荀卿

子亦不為無過也哉

公孫龍子

吳淵穎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故推之天下國家使君臣上下徇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者為之然後有敝顏師古曰警者訐也公孫龍豈所謂訐者哉然獨不明立一定之說而但虛設無窮之辭亦徒為紛更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嘗有言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言觚而失其形制則將有不得為

觚者又况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以為治者乎此固為聖人之所慎也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為說文藝言飾譎行日馳騫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至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敝敝為名不統實老子亦曰名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頗滯於析辭而反闔於大體察為而無用辨為而不急斲析之而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不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為先矣名位不同尚文異數聖人嘗以義權其輕重禮正

其進退是皆天造地設亘古亘今決於人心著於耳目溢於禮官之篇籍必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天下之事雖未嘗出於一定當其權合其中則固聖賢用心之所極無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者也今則彼為堅而此為白此為同而彼為異吾徒見其紛更變亂而已矣何補於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之本公孫龍之說而欲求其為徇名責實者少矣自今之言吏治者觀之恒多文而少實官具成式吏抱成案標注時日指陳辭款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

縱也非失出也則已補苴其訛闕鉤擿其姦伏類無
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而虛文之相蒙風俗
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喙且未
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必故其
徇名責實為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殿奏至於
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似矣然以聖
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
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
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成或以是而得賞
楊惲蓋寬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
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貴乎徇名責實之治哉嗚呼
白黑之紛糅賈不肖之混淆後世之治為不及乎宣
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於公孫龍之說也言治道
者可為永嘒也哉

書張良傳

或謂予曰留侯之先相韓者五世而韓滅故留侯欲
為韓報仇咸陽復建韓國之社稷既項羽殺韓公子
成則又歸漢為漢畫策以圖楚及漢王與酈食其謀
撓楚權欲復立六國後韓將再封而留侯乃借前箸
以籌其不可為漢計則善獨不為韓地乎又當秦之
初亡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焚棄先王之典籍漢興盍
及是道留侯才智明達素書兵法僅託之圯上老父
豈無以三代帝王之道而一言之歟此皆其可憾者

也乎曰不然方秦之亂天下豪傑並起非大家豪姓
即其宗室父兄日夜嚙舌扼腕攻一城下一邑以務
立其故主求以勝秦秦既滅而楚霸宰制天下五十
八王又殺故韓王而改立他王韓失職矣豈不欲輔
韓之故公子哉留侯之力誠有所不及者故仇楚而
臣漢非實委心於漢王也又欲為韓而報楚耳撓楚
權立六國三晉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然當
楚漢之未決又立六國以衆其敵使天下游士各歸
事其主漢無與成功漢之勝負未可知又况項羽

專制之餘山東河北九江昌邑猶有故王有不可以
紛更而變易之者使韓復得而存鄭昌之死非楚意
也韓其能久存乎由儋魏豹張耳陳餘之流皆不足
以復存故國故寧寢酈生之謀而就漢之天下天下
既定太原馬邑固已屬韓襄王之孽孫矣韓之再封
又未必非留侯力也若夫楚漢用兵之後高祖自謂
以馬上得天下而陸賈叔孫通皆故秦之儒生要之
皆辨士非真儒留侯既以兵法決勝而素書又明黃
老黃老之學簡而靖且與漢初除苛解媯之法同一

意何有於儒術也孝文時雖以賈誼之通達國體精
練時務絳侯灌嬰且沮為洛陽少年喜功生事孝宣
亦謂佞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
足委任當世果有儒者亦將以是而受譏為又未可
責之留侯者也嗚呼漢承百王之弊而終不得以上
繼三代帝王之隆者實一時之將相大臣使然是又
何獨留侯也哉

書歐陽子急就章後

吳淵穎

歐陽子急就章一卷蓋據元豐九域志作也自唐失
其御天下分為十數至宋而復合然猶不足以復唐
世之土宇曾未幾何南北虎爭光岳氣裂兵戈日尋
生靈塗炭於是我朝興為一麾而克有中原再舉而
底定江左然當大軍百戰之後閭里蕭條荆榛滿目
戶口凋瘵流轉異鄉雖以昔日大藩列府控制局面
今則徒類附庸雄城壯縣顯著版籍今則不聞建置
甚者至以東南財賦之贏而往濟西北之不足顧獨

何哉嘗聞古稱秦雍為天府齊地負海亦號東秦唐世頗稱揚一益二而東西秦寢為不及宋承唐季亂離之緒內總二十三路外制遼國兩得燕雲三關之險夏制靈武河西之饒大河東北陝西五路之民歲窘於兵不暇自救一旦而南遷吳會荆襄兩淮又為邊面而應敵重以山東張林李全之變淮甸空虛蜀本最險平世金珠錦繡之美衣被中國金房假道徒云夾攻黎嵩奇兵竟成幹腹由是兵燹相仍創殘不振則亦非復唐舊矣然惟吳會近畿之境自唐五代

以來吳越世奉正朔保境息民蓋至宋移蹕江關嶺海之所犇轉及其既亡又未嘗苦操尺寸之兵而拒敵故今人物之所聚土地之所產猶足以為天下最雖若一城百里之縣至或升為散州上秩以治之國家經費度支資給陸輦海運動至百萬豈民力之果裕哉此猶富家萬金之產田連阡陌粟盈倉廩要亦取之有窮用之有竭初不可以富強恃而不惟安養之是務也嗚呼豈惟東南一隅雖以西北休養生息之餘亦不可以不深加其意矣是故當今之務故富

國者必在於養民故養民者又必在於重郡縣之選
嚴守令之職苟重其選將任之以久而可成功苟嚴
其職將權有所歸而易集事今之世每以三歲為守
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况用
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
專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
辟令丞唐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
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
政自治雖令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但掌農田水利

主簿惟掌簿書尉則惟督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
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
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而為姦勾稽文墨補苴罅
漏塗捺歲月填塞辭款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
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
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宋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
用度贏餘過客徃來廩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
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
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兼

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為重不容盜及常俸至不能
自給或多賦吏兵則自近戍遠既為客軍尺籍伍符
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
事矣夫辟官蒞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
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
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為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
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辟嫌碍例而皆不
足以為有又况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
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檢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

無見食東鄰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能以
賑救而坐至流亡是以言蒞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
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嘗求其故自我國
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
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
官屬錢糧徵訟一皆專制於已而不復有闕乎上已
而山東獍子地富兵強跳踉負固卒貽征誅殲滅而
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糧徵訟類皆
闕白奏讞而不敢少自專為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

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收政理財治軍四者之
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兵
農各得其業矣此予所謂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
者蓋視唐宋之故典為然實當今之急務也於是本
歐陽子之所集為疏其古今郡縣之沿革與夫政令
之設施不同者以序之雖然此固非歐陽子之意也
予亦過論矣哉



